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7季

为女性喝彩

张永生

三月,阳光温暖,春风和煦,雨水缠绵,极像女人那份婉约的温柔,让整个季节始终表现出几分美丽和灿烂。三月的花朵,艳丽清幽,淡雅灵秀,华茂芬芳,犹如女人的笑脸,温婉含蓄,巧笑嫣然中总有几分情致和细腻。

人间三月,是春的光阴,更是女性的时令。一个伟大的节日,让女人与三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三月的天,似乎是为女人设计的,经过一个冬季的女人,阳光下越显妩媚。三月的天,桃红柳绿梨花白;三月的花,娇慢吐蕊沁芬芳。女人心中的花,也慢慢地为三月绽放。女性的独立、个性的张扬以及美丽的绽放,让这个节日充满了时代赋予的新主题。三月是属于女人的,不仅因为节日所带给她们的快乐,她们更是以特有的美丽装点着春天的景致,让这个季节充满了温暖、和谐与幸福。三月里的女人,美在她们与这个季节的相融,美在她们与花儿的相拥。那是一种娇艳的美、芳香的美、羞涩的美。这种美,蕴含在女人的健康、智慧与自信之中。

女人,是三月里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沐浴着三月的阳光,聆听着三月小雨的呢喃,一路尽显婀娜,一路丰姿绰约。三月里的女人是一首诗,在寻常的平凡中创造出崭新而美的意境;三月里的女人是一首歌,在舒缓悠扬的旋律中演奏出动人的篇章;三月里的女人是一幅画,欣赏的角度不同,景色也会不同;三月里的女人,更是一种完美的生活姿



上个月,我在老家陪母亲的时间比以往都长。

陪母亲的这些日子,她特别高兴,不仅每天变着花样为我做各种好吃的菜肴,而且还想方设法地留我多住几天;但是在临走的那天,母亲却早早地催我出发,她不仅把一堆吃食和衣物不停地往我的车后备箱里塞,而且还不许我插手。

看着母亲一边不停地往后后备箱里塞进大米、腊肉、土鸡蛋、糯米圆子、山芋等吃食,一边不满地抱怨后备箱太小,东西装得太少,一边比划着要怎么放才能塞得进更多。我看了一会,忍不住上前阻止她:“妈,别塞了!这些东西,我在城里都能买到!”母亲听了,不放心地问:“我看新闻说城里有个别黑心商贩为了多赚钱,就往食品里添加有损身体健康的添加剂,咱这些东西都是自家产的,纯天然的,吃着放心。”

等到母亲心满意足地把东西全部塞满,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,急忙关上后备箱,快速地跳上车。就在我即将发动动车的时候,母亲跑过来,用力地敲着车窗,叫我再等一会。我疑惑地看着她冲回屋里,拿出一袋热乎乎的馒头,笑着递给我,说:“你说城里的馒头不好吃,我就给你做了点,你带去慢慢吃。”

我接过沉甸甸的馒头,看见母亲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,想起自己昨天随口和母亲说了句吃不惯外面买的馒头,便鼻子一酸,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打转。

在母亲眼里,女儿的后后备箱永远太小。但在我心里,母亲装的不是后备箱,而是她所能给予我的全部。

读高中时,我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每到返校时,母亲都会往我的行李袋塞满几罐自制的咸菜,可我每次都会

很嫌弃地从袋子里拿出来,说带去会被同学取笑,但每次都会被她强硬地塞回去,并生气地说我不懂。我拗不过母亲,只好顺从她。

读大学时,只有寒暑假我才能回家,每到返校时,母亲总会在客车的后备箱里多塞几件行李,可我每次都会抗议地拿出一两件在我看来没必要的行李,说这些都用不着,但每次都会被她用力地塞回去,并生气地说我不懂。我争不过母亲,只好由着她。

后来工作了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陪伴母亲的时间越来越短,但每到临行时,母亲都会把我的后备箱里塞得满满的。记得有一次返程,母亲除了在后后备箱里放了给我的衣物、土特产外,还加塞了一袋自制的棉被,她怕我又会拒绝,便一边塞,一边唠叨“城里的蚕丝被再好,始终还不如家里好”。

以前,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这样做,直到前些天,我在《林清玄散文集》里读到这段话:“每次回乡下,要返回台北的时候,母亲总是塞很多行李到行李箱,直到塞不下为止,那感觉就像闹饥荒。”我一边读,一边回忆着这些年来,母亲给我塞后备箱的场景,对母亲的感激顿时涌上心头。我渐渐明白,我和母亲之间,只不过是看着她给我塞后备箱的背影,她目送我离家的身影,次数越来越少的过程。母亲给我后备箱里塞的,不仅是吃食、衣物,还有满满的爱和牵挂,而我一心向往远方,却不能理解母亲的行为,直到现在我才幡然醒悟,母亲倾尽所能给予我全部,而我所能回报她的,真的是少之又少。

母亲是个不善表达爱的人,但她却把这世界上能够给予我的最好的爱和最不舍的牵挂,都藏在了我的后备箱。

春风熙暖,丽日阳天。朵朵娇美的花儿左右摆弄,与女人们的身影,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了一起,定格成了一张张比花儿更鲜活的幸福笑脸。

很嫌弃地从袋子里拿出来,说带去会被同学取笑,但每次都会被她强硬地塞回去,并生气地说我不懂。我拗不过母亲,只好顺从她。

读大学时,只有寒暑假我才能回家,每到返校时,母亲总会在客车的后备箱里多塞几件行李,可我每次都会抗议地拿出一两件在我看来没必要的行李,说这些都用不着,但每次都会被她用力地塞回去,并生气地说我不懂。我争不过母亲,只好由着她。

后来工作了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陪伴母亲的时间越来越短,但每到临行时,母亲都会把我的后备箱里塞得满满的。记得有一次返程,母亲除了在后后备箱里放了给我的衣物、土特产外,还加塞了一袋自制的棉被,她怕我又会拒绝,便一边塞,一边唠叨“城里的蚕丝被再好,始终还不如家里好”。

以前,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这样做,直到前些天,我在《林清玄散文集》里读到这段话:“每次回乡下,要返回台北的时候,母亲总是塞很多行李到行李箱,直到塞不下为止,那感觉就像闹饥荒。”我一边读,一边回忆着这些年来,母亲给我塞后备箱的场景,对母亲的感激顿时涌上心头。我渐渐明白,我和母亲之间,只不过是看着她给我塞后备箱的背影,她目送我离家的身影,次数越来越少的过程。母亲给我后备箱里塞的,不仅是吃食、衣物,还有满满的爱和牵挂,而我一心向往远方,却不能理解母亲的行为,直到现在我才幡然醒悟,母亲倾尽所能给予我全部,而我所能回报她的,真的是少之又少。

女人如花

刘桂华

女人如花,开在社会这个百花园。

有的女人是玫瑰花,那红红的花朵,赏心悦目。“开随律馆度芳辰,鲜规见天真。不比浮花浪蕊,天教月月常新。”玫瑰花虽美丽,但如果你要采摘它,它的刺也会扎你一下,让你不敢贸然动手,只远远地观看。

有的女人是荷花,亭亭玉立。开在硕大的荷叶间,她们不染尘埃,那一份冰清玉洁,让男人看了心动。她们远看、近看,都让人不敢亵玩,只是心生敬意。

有的女人是兰花,于世独立。她们不着浓妆,一袭素衣,端庄文静,默默地照顾着双亲,陪伴着爱人。在儿女面前,她是世上最慈爱的母亲;在家中,她用一双勤劳的手,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,不求名,不求利,只求心安理得。她不争名逐利,只静静绽放属于自己的清香。于文静中透出端庄,于平凡中透出卓尔不凡。那样的女子,让男人心生喜欢,愿意陪伴在她身边,欣赏她的那一份淡淡的美。她们就如张学良写的“芳名誉四海,落户到万家,叶立含正气,芳研不浮华。草绿斗严寒,含笑度盛夏,花中真君子,风姿寄高雅。”

更多的女人是不知名的小花,她们普普通通,要才无才,要貌无貌,默默地绽开,悄悄地凋零。

生活中美丽如花的女人,有着标准的身材,协调的五官,衣着的搭配恰到好处,她们的一举步、一伸腰、一低头、一转眼,乃至衣袂的飘扬,裙幅的轻舞,都如蜜的流淌,风的微漾。她们身上流露出的气质高贵、典雅。那一份附有诗书气自华的神韵让人觉得在品一幅画,她就是画中的仙子。这样的女子,不是简简单单的花瓶,而是有内涵的。天文、地理,虽不说全知,但绝对不会你谈到哪个话题,她一无所知。

女人如花,花儿虽美,却要有懂花、惜花、爱花之人,去珍惜、去呵护。要不,纵然是名花,也因无人赏而暗自凋零。



后备箱里的母爱

何颖

